

古皖文化資料

安徽省潜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古皖文化資料

吕方凡



(潜山古皖文化資料第七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潜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二〇〇五年元月

古皖文化资料

(潜山文史资料第七辑)

编辑出版: 潜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地 址: 梅城镇东街路 73 号 邮编: 246300

印刷单位: 潜山县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皖内部图书 2004-124 号

序

潜山历史悠久，古皖文化渊源流长，底蕴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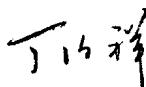
五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闪烁远古文明璀璨光辉的薛家岗文化。春秋时期，潜山为皖伯封、皖国都邑，于是山称皖山，水曰皖水，后安徽简称“皖”即源于此。而潜山作为皖国国都至皖县、皖城及州、郡、府治所长达一千多年。

古皖大地，胜景如云。汉武登礼天柱，号曰“南岳”，使天柱山名倾天下；三国风云，推皖城为重镇；“二乔”艳遇，使故址成宝地；白鹤识地、宝志卓锡，神秘的传说留给人以无限遐思。及至三祖受度传衣，潜心著作《信心铭》，则开皖山禅学宗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奇山秀水曾映骚人墨客飘逸身影，秘洞幽谷常响抒情绘景之瑰丽诗声。皖山皖水不仅吸引了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大成等众多大家揽胜留篇，也孕育了王蕃、曹松、王珪、李公麟以及程长庚、张恨水等历代名人俊秀。

山河壮丽，人文萃出，千秋蔚史，妙笔难收。在着力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今天，县政协文史委将凝聚各方有

识之士的古皖文化研究资料辑印成册，是桑梓的愿望，时代的要求，也是应尽的责任。希望本书的面世，能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古皖文化的丰富内涵，更深入地体味古皖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励更多的有志有识之士对古皖文化作更深入的研究和发掘。这里，我们对本书稿的各位作者，对心系家乡并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先生，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没有传承就难以创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创新和建设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有着古皖文化深厚底蕴的潜山人民，一定能创造出既体现古皖文化特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为潜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〇〇五年元月

目 录

| | |
|---------------|---------|
| 序 | 丁伯祥(1) |
| 皖江文化暨古皖文概说 | 郑炎贵(1) |
| [古皖初探] | |
| 薛家岗遗址 | 任式楠(9) |
| 薛家岗文化 | 李丁生(11) |
| 倾听薛家岗 | 芮立祥(13) |
| 薛家岗文化遗存的性质和时代 | 张之恒(15) |
| 浅探古皖国和薛家岗文化 | 徐 平(20) |
| 论证汉武登礼的南岳天柱山 | 严慎之(25) |
| 何谓登礼 | 余本爱(31) |
| 安徽省简称“皖”的来历 | 章心绰(33) |
| 皖伯大夫初识 | 余本爱(35) |
| 古南岳之“古” | 葛便南(37) |
| 寻访孔雀东南飞故里 | 余 迅(41) |
| 千古兴废说二乔 | 吕振生(44) |
| 话说乔公墓 | 余本爱(46) |
| 乔公不是乔玄 | 严慎之(51) |
| 有关乔公故址几个问题 | 林 丛(53) |
| 乔公墓初探 | 李丁生(56) |
| 潜山古墓葬知多少 | 朱康宁(58) |
| 彭法山战国墓群 | 李丁生(60) |
| 彭家岭西汉墓群 | 李丁生(62) |
| 皖城故址今何处 | 余本爱(65) |
| 现今的县城不是古皖城 | 王向华(68) |
| 话说吴塘堰与鸟石堰 | 卢茂村(71) |

| | |
|----------------|---------|
| 曹操曾三次来过现在的安庆辖区 | 王向华(76) |
| 石亭遗址今何在 | 王向华(78) |
| 皖县与潜县 | 严慎之(82) |
| 古代帝王与古岳天柱 | 华日精(83) |
| 古皖文化之源 | 余本爱(87) |
| 潜山在古皖文化中的几方面领先 | 严慎之(89) |
| 皖山与古皖文化 | 朱邦振(92) |

[舒州纵横]

| | |
|------------------|----------|
| 凤凰山麓的王氏家族 | 徐平(105) |
| 宋朝宰相王珪 | 朱康宁(109) |
| 唐代四名人的舒州缘 | 华日精(111) |
| 李白与天柱山 | 林斗山(115) |
| “龙眠三李”里籍考 | 徐平(117) |
| 关于李公麟籍贯问题 | 严慎之(122) |
| 李公麟籍贯今何处 | 余本爱(126) |
| 张都督赵任舒州 | 葛便南(132) |
| 王安石的“舒州诗” | 严慎之(133) |
| 苏东坡未曾来过舒州么 | 严慎之(143) |
| 苏黄都未曾官舒州 | 徐平(148) |
| 山谷流泉摩崖石刻究竟有多少 | 余本爱(149) |
| 石牛古洞几幅石刻辨识 | 严慎之(151) |
| 石牛古洞几幅诗刻之我见 | 余本爱(154) |
| 石牛古洞之“洞” | 葛便南(157) |
| 山谷流泉与摩围泉究竟在哪里 | 余本爱(159) |
| 顺治《县志》中皖潜二水及若干胜迹 | 严慎之(162) |
| 《太平寰宇记》中的三祖寺 | 严慎之(168) |
| 闲话梅城 | 林斗山(171) |
| 梅城梅花 | 徐继达(179) |

| | |
|-------------------|----------|
| 瓦屑坝人为何迁徙潜山 | 葛便南(182) |
| 潜阳黄姓之考源 | 余本爱(185) |
| 辨识宋安庆府沿革和移城年份两则志误 | 严慎之(187) |
| 关于刘源抗元史实之管见 | 严慎之(194) |
| 潜山县历史沿革浅述 | 华日精(199) |

[佛教史踪]

| | |
|---------------|----------|
| 第十四洞天 | 余本爱(205) |
| 丹鼎大师左慈的故事 | 余本爱(209) |
| 道教二宫 | 朱康宁(216) |
| 白鹿岗三井 | 余本爱(219) |
| 天柱山景点的道教色彩 | 张王根(222) |
| 潜山地区道事活动 | 余本爱(227) |
| 两座寺院的“佛道合一”现象 | 张王根(232) |
| 天柱山若干佛家遗存 | 朱康宁(234) |
| 慧可识僧璨 | 林斗山(243) |
| 天柱山现存几座寺院 | 张王根(246) |
| 潜山佛教民俗 | 张王根(251) |
| 小议“最颠僧” | 葛便南(254) |

[文苑丛谈]

| | |
|-------------------------|----------|
| 晚唐诗人曹松 | 朱康宁(257) |
| 南宋学者朱翌 | 朱康宁(259) |
| 张氏父子与经学 | 朱康宁(261) |
| 程长庚籍贯及生卒年月 | 徐迅(263) |
| 据《程氏宗谱》和《潜山县志》谈程长庚的几个问题 | 严慎之(266) |
| 大老板程长庚 | 张健初(270) |
| 程长庚趣闻轶事 | 韩华胜(272) |
| 慈禧为程长庚照相 | 徐霁旻(275) |

| | |
|--------------|----------|
| 文人型的艺人洪海波 | 洪 非(276) |
| 潜山弹腔的起源与发展 | 徐霁旻(279) |
| 潜山弹腔的音乐 | 韩华胜(289) |
| 余三胜是不是潜山人 | 徐霁旻(296) |
| 余三胜的祖籍应在潜山 | 严慎之(298) |
| 京剧名旦王蕙芳考略 | 徐霁旻(301) |
| 黄梅戏《苦媳妇自叹》小考 | 徐霁旻(307) |
| 潜山三句半与俳句 | 葛便南(309) |

[百家论坛]

| | |
|----------------|--------------|
| 研究和开发古皖文化资源的建议 | 徐继达(314) |
| 撩起“古皖文化”的面纱 | 叶 庆(316) |
| “古皖文化”缘何被忽略 | 徐继达(318) |
| 天柱山道教文化值得开发 | 李杏林(321) |
| “周公封皖”之说值得商榷 | 严慎之 华日精(322) |
| 旧志中的张冠李戴现象 | 徐 平(325) |
| 杜牧为何辱二乔 | 葛便南(328) |
| 便民门不是为张必刚所开 | 严慎之(330) |
| “南天一柱”石刻亲历考 | 徐霁旻(331) |

附 录

| | |
|-------------|----------|
| 潜山古代获得学位人物表 | 严慎之(333) |
|-------------|----------|

皖江文化暨古皖文化概说

郑炎贵

由于处在承东启西、横跨江淮的特定地理环境，加之历史渊源、经济状况、风俗习惯以及语言诸多方面的差异，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我省自然蓄积为三大文化圈。作为其中之一的皖江文化圈，已有倾向界定其范围大致接近现今的皖江经济区域，即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

一般说来，区域文化当有其中心区与覆盖辐射区的分野及联系。正如淮河文化以两淮为中心区域而横跨皖北与苏北鲁南豫帆，徽文化以歙县、婺源为中心区域而覆盖皖南与赣东北一样，皖江文化中心区域当为历史上的安庆地区，尽管如今的安庆地区就其经济发展总量而论比不上芜湖、马鞍山，算不得领头羊，但她曾经是也的确是皖江历史文化概念中的中心区域，这是由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关系所决定的。

一、皖江文化的本原——以皖为号的紧密聚合体

按照地域文化独立单元论，我们完全可以还皖江文化圈的源头中心区域的本来面目：她是一个始终以皖为号，有着相似的物质文化传统与习俗的紧密凝聚体，其范围基本相当于而今的皖西南安庆暨八县（市）。

“皖”，作为安徽全省的统称简称，其实是从作为历史上的安庆这一方名号而扩充覆盖开去的，其关节点就是自乾隆 25 年始安庆成为了安徽的省会。而此前，历史典籍中所称皖地，皆限于

安庆及其属县，其根源在于这一带为春秋皖国之故地也！关于皖国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史记》，不幸后来缺佚了，不过，唐杜佑《通典》、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罗泌《路史·国名记》、宋元间马端临《文献通考》等权威典籍均援引有《史记》记载的皖国内容原文，且明确其位置在舒州，即安庆府之前身，州治即今潜山县城。以后历代史籍均沿袭此说，从未改变或歧义。

“皖”的本义十分有趣。有的学者仅仅根据“皖”与“皖”相通，而释其义为“明亮”，其实，这仅属其引申义而非本义。“皖”的本义是指“屋子里当有黑色，屋外已见白光”，即晨曦之意，考其渊源，原来“皖”系五帝时代名臣皋陶之后裔的一个支族，是一个奉晨光为图腾、崇拜自然的部族方国，正如《史记》所载的那样：“皖，偃姓，咎繇（即皋陶）之后也，春秋时楚灭之”。因皖伯治理有方，故百姓崇其政，尊称天柱山为皖公山，水曰皖水，城曰皖城（其位置即今潜山县城），唐杜佑《通典》，清顾炎武《肇域志》，均有皖城记载。汉代这里属庐江郡皖县地，唐宋时期易名舒州，前后之郡治与州治均沿续驻皖城，其辖区与今天的安庆地区基本一致。至南宋庆元元年（公元 1195 年）朝廷升舒州为安庆府，府治仍驻皖城，直到南宋端平三年（公元 1236 年）才移府治至长江岸边，景定元年（1260）改筑宜城（即今安庆市区），自此，安庆城宜城一直沿袭至今。

纵观历史，自春秋皖国时代起，至今之大安庆市，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均未能割断这一方所形成紧密聚合型的历史传统纽带，始终保持着相似的物质文化传统与习俗，方言皆属赣语区（因明代大移民所致），各地的物产建筑、服饰文化、婚丧节庆基本接近，有着共同的文化爱好，如皖戏（即黄梅戏）风靡城乡，老少咸宜，皖派书法独领风骚，特别是雄浑敦厚、体格劲健的皖之山川，自古便孕育出一种敦厚坚毅之人文风尚，民国版《中华全国风俗志》称：“安庆人物忠敢，不愧于古，……潜山毅，太湖净，

宿松直,……大抵江北风气近厚,故其习高”。

二、由大山走向大江的地域文化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以为皖江文化是由皖山发脉沿皖河、皖江分布推进辐射的山水背景文化,其发展态势是自西而东,先依山傍水,后滨江接原,符合人类交通迁徙与经济发展规律,前期以皖公山下的皖城为中心,经历了远古发脉——皖国建邦——汉唐兴盛——宋元多舛等阶段,属土著母体文化时期,故可称之为古皖文化;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至宜城(今安庆市区),占据“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势,特别是在元末明初近百年里,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大批介入,几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的八成左右,这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参与推动,融合催生着皖江文化新的生命力,终于使之由明清崛起走向近代嬗变而迈入五四新生。

三、皖江文化是渊源堪为全省之最的文化

学术界公认,中国文明肇源于新石器时代;许多新石器文化类型的发现与研究,都证明了其中已具有了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正如大汶口、龙山文化之于齐鲁文化,屈家岭文化之于荆楚文化,河姆渡文化之于吴越文化一样,任何区域文化的真正确立,总是有着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作为支撑的。

七十年代以来为中国考古学界发现并命名的薛家岗文化为皖江文化或者说古皖文化的研究找到了远古渊源的谜底,专家们终于在古皖国所在地潜山县城南 7.5 公里处,发现了距今 5500 左右的自成体系、自具风格,代表着长江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时代一种新的原始文化类型的古遗址,经过六次发掘,先后出土文物 2000 多件,从残房基与带有稻壳印痕的红烧土的发现以及大批墓葬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的出土,充分表明薛家岗人在农业发明、石器磨制钻孔、陶器制作等号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三大成就方面确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其地域特征十分显著,如 1-

13 孔石刀的发现,特别是同时期遗址中从未发现的 9 - 13 孔石刀的出土,表明了这里有可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多孔石刀制造的中心地区,其奇数钻孔、13 孔之最、红色花果纹饰在全国迄今所发现的同期石刀中最具特色。这一生产工具的极大改进,说明了薛家岗人所处地区生产力在长江中下游之间已达到较高水平;造型别致、器形规整、通过手轮兼制而成的陶器,反映了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形成;玉环、玉琮等器物的出土,透露出阶级社会萌芽的信息。因此,薛家岗文化是长江中下游之间填补空白式的重要发现,是迄今在安徽境内所发现的 400 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一被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地方,号称“全省唯一、安徽之最”。该遗址的商周文化层的出土文物还证明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后这里有一支环大别山南部的土著文化存在,这一土著文化当为上承薛家岗文化、下启春秋皖国文化的重要链接。

四、皖国文化面貌的考古实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皖国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绝响,史料钩沉只能是一些依稀印象,如《汉书》、《后汉书》、《太平寰宇记》、《古今图书集成》诸书中虽有所载,但都十分简寥。所以致此,除可能与古代典籍散佚流失有关外,主要原因在于她只是一个从属于周朝的方国部族,立国时间不长,大约建立于西周晚期,灭于公元前 574 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在潜山境内实施了一系列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于县城即古皖城周围发现了大量的古墓群,其中与皖国前后历史相关的春秋战国墓葬有梅城七里村黄岭墓与彭法山、彭岭墓群,总共数以千计,其密度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在安徽境内是比较突出的,由此证明皖国被兼并入楚后,皖城依然人口稠密,与唐杜佑《通典》“楚灵王(前 529 - 504 年在位)城皖,历代因之”之说相符。

在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器中,兵器数量居多,仅青铜剑就有

二百多件，映证了皖地久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事实，难怪乎清代著述大家朱书慨叹：“安庆古皖国，数被兵之区也”。特别是1998年发掘彭法山官山岗12号墓时出土的一件青铜铭文戈，直接印证了皖入楚后又为秦所灭的历史，戈内正背两面铸刻铭文22字，其中清晰可见“廿四年上郡守臧造……”等字样，“上郡”本为战国时魏国所置，后于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属秦，这件验明身主的秦兵器及其他楚兵器的发现，正是秦在战国晚期向东扩张灭楚过程中皖地战事状况的实证。

在出土大量春秋战国青铜器的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青铜器陶模与竹席竹编器物，据此可知那时皖地的青铜铸造与竹编工艺已较为发达，正如史家常总结的那样：“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古皖文化虽然融入了楚文化的因素，并汇入秦一统的中华大文化，但仍保持了自身区域文化个性与传承系统，正如吴越文化圈也受到楚文化的侵入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自身品格一样。

五、佛道影响一度甚于儒家影响的古皖文化

无论是皖江文化的前期——皖城时期，还是后期的宜城时期，总体上挣脱不了儒释道由分至合的大势影响，但前期古皖文化阶段都有着“释道兴”甚于儒士兴的明显特点。

首倡皖江文化的朱书曾言：“夫汉以来千余年矣，今名史凡二十一部，若汉文翁、朱邑，吴陈武、陈修，东晋何氏，宋龙眠三李之伦，都可指数……传者寥寥……”可见当年在朱书眼里，史册留名的皖地儒士在宋以前是那么的稀少。而今看来，亦不止于朱书所指数者，象汉代徐方、张何丹、周荣及儿孙四代，三国时期天文学家王蕃，唐代治理舒州有功的都督张镇周、与李白交友至深的闾丘氏，晚唐诗人曹松，“文章宏侈瑰丽、自成一家”的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笔力排奡、睥睨一时”、为秦桧忌恨而谪出韶州的朱翌，训释学大家吴棫等均为当今学者一一检编在册，辑入

《安庆历代名人》辞典，但其中能为天下奉之为宗、卓然成派者实属未见，倒是道释二家在汉唐宋千余年间一直兴盛于皖域：首先有汉武帝向往于道家神学思想体系，亲至天柱，礼祀南岳，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至东汉，有自称南岳大师的李广传播神仙法术，聚集信众攻占皖城，开天柱道教之先声；三国时代左慈“来天柱山中精思”，葛洪凿井炼丹，创丹鼎派一脉。特别是唐以后成为中国佛教代名词的禅宗一系的成长发育更是离不开皖地禅文化的滋润孕育。

追溯当初禅宗一祖达摩至六祖慧能的传法活动，有一明显趋势，便是自北而南，由黄河流域向岭南地区推广，而长江流域必然成为其发展过渡的重点区域。恰恰是因为大别山与长江中下游之际的皖山皖水地域接纳了禅宗的二祖、三祖、四祖，达摩禅方才有可能传承下去发展为慧能禅。在北魏抗拒禅法、达摩六次中毒而逝的背景下，二祖慧可南渡而入皖公山、司空山地区，凭借这一方圣境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别开洞天；三祖僧璨得二祖所付衣钵后，继续隐居秘守，直至隋开皇十年（590年）才正式住持天柱山的山谷寺，二年后为道信解缚，十年后授其衣钵，四祖由此再真传五祖，继之六祖而终告禅宗之大成，遂流布影响天下。

禅宗作为异质文化，为消除本土文化的抵制，表现出一定的改革精神，因而具有显著的融摄调和性与简易性。学术界公认六祖《坛经》最能体现这些特点，但其起根发苗、思想萌芽则始于三祖，三祖在皖公山期间率先以文字方式，为禅宗立了第一部著作《信心铭》，首次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心性论的观点，以利于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与接受，即“灵魂不灭，心性为本，心性不二，不二法门”，佛性即人之本性，以心为宗，佛在心中，从而大大简化了修行实践方法，只需直指人心，便能见性成佛。

此外，四祖旁出一系——牛头禅的六祖崇慧大师曾来天柱

建寺，并以咏唱天柱山水风光为喻来开示弟子，独创自家风范，号称“天柱家风”，被誉为禅文化的一枝奇葩；南禅传人马祖也曾行脚天柱，留下创丛林，倡举“平常心是道”的种种胜迹。皖公山的东南余脉，如桐城的投子山，枞阳的浮山，潜山的太平山，太湖的四面山，均为禅宗高僧聚汇之地，自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两宋，先后建起禅林寺院数十座，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皖山禅文化现象，正如桐城文派集大成者、百年正宗姚鼎所总结的那样：

“郁千余年……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

六、翘楚可居与软肋并存的皖江文化

著名学者王岳川提出文化至少有三个维度，即实用文化、艺术文化与思想文化。

皖地受楚文化影响，具有富于哲理思辨与自由玄想的特征，为禅道等思想文化的发育提供了“沃土”。但思想文化的真正巍峰还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儒士兴阶段与近现代革命的先驱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主要是文以载道的桐城派文化，文以救国的陈独秀文化，文以济世的赵朴初佛教文化等。至于艺术文化，安庆一方不乏巨擘人物与优秀品种传世，如古代第一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宋画第一人李公麟，皖派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京剧鼻祖程长庚，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等。在实用文化中，工艺文化一度也彪炳史册，据《唐书》与《宋史》记载，较为知名的舒州特产有“苎布、酒器、铁器、石斛、蜡”等，《玉泉子》还专门记载了唐代天柱茶闻名于朝的故事，晚唐诗人曹松留有盛赞家乡舒席的诗篇《碧角簟》，这些都反映了皖江文化前期——古皖文化的务实特点。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属于实用文化中的商业文化确是皖江文化的弱项。远不比江浙，即使与近邻的徽州地区相比也逊色

得多，安庆一方从未出现过象江春、鲍漱芳那样“上交天子”教晋陕商人折腕、象胡雪岩那样名振华夏的实业家、大商人。虽然桐城文化曾享有“文章甲天下”的美誉，但明清两代富翁巨贾又有多少？安庆一带素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但“以农为本，商居其末”的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

综上所述，皖江文化中，思想与艺术文化在全省可谓位居翘楚，但商业文化欠发达，是其软肋。今之皖人，当应改革末俗颓风，扬弃创新文化，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原动力。

（此文系作者在《首届皖江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

二〇〇五年元月

